

高尔基文集

第二卷

短篇小说

特写 诗歌

1895—189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本文集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和 М. Горь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选译。

封面设计: 宁成春

高尔基文集 (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3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3}{16}$ 插页 3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000

书号 10019·3173 定价 1.35 元

目 次

朋友	1
游街	36
漂亮的女人	39
别了!	41
扫兴的片刻	43
平分	51
筏上 (复活节的故事)	57
在黑海	74
他的发现 (摘自一位同时代人的回忆录)	78
省报编辑数日记 (爱说俏皮话的人们的绝妙话题)	87
扣子事件	118
童话	132
个儿小一小的!	144
诺曼人从英吉利返航 (据梯耶里著作改写而成)	151
科柳沙 (速写)	160
一个悲惨的故事	165
蓝眼睛的女人	178
“客人” (伏尔加河小景)	194
孤独的人	199
不愉快的事情 (速写)	205

谢马加被捕记	213
阿库莉娜奶奶 (速写)	223
马车夫 (圣诞节故事)	236
可汗和他的儿子	259
伙伴	268
读者	286
旧年 (寓言)	304
初次登台	309
邮差	313
科尔日克老师在工作之余 (特写)	318
钟 (速写)	327
婚礼 (特写)	343
十戈比银币 (一个浪漫主义者生活的一页)	353
恼羞成怒 (素描)	358
苦恼	367
演员 (素描)	420
小偷 (素描)	423
扫烟囱的人	429
致叶·帕·彼什科娃	438
发现 (素描)	439
他的报复 (速写)	464

朋 友*

—

他们两个人，一个叫“拐子”，另一个叫“想得开”。“拐子”自己说，他是顿河哥萨克。他身材瘦高，有点驼背。很早以前，他左脚的胫骨折断了，伤治好后，可不知为什么左腿变得比右腿长了，这就使他在行走的时候身子向右歪，左脚才能向前迈步，走起路来就象跳舞。他那奇怪、可笑的绰号——“拐子”^①，就是由这儿来的。“想得开”好象是某兵种预备营的长期休假兵，入伍前是乌格利奇城的小市民。他身材矮壮，肩膀宽阔，是个乐天派。他的脸庞红润、光净、丰满，长着直挺挺的棕色硬胡须，肥厚的下唇总是耷拉着，在浓密的棕色眉毛下那双亮晶晶的、生气勃勃的蓝眼睛带着善意的微笑。“拐子”的脸是瘦长的、干瘪的麻脸，脸上生满了花白的浓密黑胡须，一双乌黑的眼睛透过胡须射出一种不满意的和冷冰冰的光线。这的确是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想得开”走路的时候，双手插在肮脏的绿色军裤的口袋里。他那宽阔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紧紧贴在身上的灰色的破军大衣。“拐子”走路的时候两只手大摇大摆，他那乌克兰长袍的衣襟也总是绕着他的细长身躯飘动着，好象折断了的黑翅膀，肥大的灯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四——二十四日《尼日戈罗德报》。译自《高尔基全集》第二卷。

① Пляши-Нога，照字面直译是“舞蹈腿”，因此说这个绰号是奇怪、可笑的。

笼裤的左腿几乎卷到膝盖以上，右腿却差不多要罩住脚跟。“想得开”常常留心从什么地方弄到一些官吏、学生或军官戴过的旧制帽，而且总是把帽檐撕掉，所以他那平整的前额上经常扣着一顶没有檐的帽子，“拐子”却无论冬夏都把一顶农民的羊皮帽戴在后脑勺上，让一缕缕粗硬的黑发从帽子底下伸出来。他那刻着一条条深深皱纹的带麻斑的前额高高凸起，晒得黝黑。从诺沃米尔戈罗德到博勃林涅茨，从奥利维奥波利到亚历山德里亚^①，人们说到这一对朋友的时候，都说他们是最机灵、最大胆的盗马贼，既恨他们，又怕他们，但都忍耐着。他们要求干什么活儿，人们都情愿答应他们，只要他们在村子里面，人们就象对待尊敬的贵宾那样款待他们。“想得开”会砌炉子、做木匠活、修鞋子和马具，用咒语治各种疾病，给牲口治病，修理钟表，鞣制羊皮，而最拿手的是喝酒，吃起西瓜来没个够。“拐子”则轻蔑地瘪着薄嘴唇，帮他做这些事。但“拐子”最喜欢的却是躺着，夏天躺在阴凉的地方，冬天躺在热炕上，细心地观察、倾听一切。他也喝酒，但无论喝多少，酒都没有对他起过特殊的作用，对西瓜、甜瓜和其它水果，他是连口都不沾的。“想得开”喝起酒来，很快就会醉倒，当他感到自己从地上站不起来的时候，就乖乖地倒在地上，满脸堆笑地说：

“我难道又醉啦！真的！谢尼亚！我又醉得象一滩泥啦！是不是？真的吗？醉成这样了！”

“拐子”脸上带着冰冷的轻蔑表情一声不吭地听着他说话。

“谢尼亚！你说我一句吧……找一句能打痛我，让我害臊的话！好吗？让醉鬼害羞……”

^① 均在今乌克兰的赫尔松省境内，其中奥城以牲畜贸易闻名。

“喂，住嘴……公牛！”“拐子”厉声喝道，伙伴的唠叨请求使他感到厌烦。

“公牛，就是牲口吧？是么，谢尼亚？”

“就是牲口！”

“好极啦！就是说，我是畜生？原来是这样！”“想得开”哭起来，一直哭到睡着为止。“拐子”就坐在他身旁照看着他，如果觉得需要让伙伴换个地方，他就用他那双又长又枯干的手把伙伴抱起来，搬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就是这样一对朋友……

有一次，在炎热的七月天，两个朋友在因古尔河^①里洗过澡，坐在岸边白柳丛的树荫下，一边休息，一边吃东西。其实是“想得开”一个人在吃，“拐子”在向河鸥扔石子，打口哨。“想得开”吃了一大块熏肥肉，喝下去半瓶酒，然后打量了一眼，看看剩下的酒是不是正好半瓶，他发现剩少了，就懊丧地大声说：

“原来是这样！”

“又怎么啦？”“拐子”问道，并没有看他。

“我是说，真该死！……这种瓶子！这家伙真不好使，是不是？”

“又多喝啦？”“拐子”冷冰冰地问道。

“又多喝了，见鬼……。我跟你说过，咱们买个杯子……才花五戈比……那就回回都量准了……一滴不差……真的！”

“好啦……你自个儿喝吧。我不喝。”

“怎么？！”“想得开”惊讶地说。“你不喝？！那好……我就……再喝一点！真的！酒快变温吞啦……温吞吞的就没有什

^① 在乌克兰赫尔松省境内。

么味道啦，……”

于是，他把瓶口放进嘴里，用美滋滋的眼光久久地仰望着明朗的天空，然后很快把酒瓶塞进衣袋里，好象是怕看见瓶里还剩下多少酒似的，深深地吸了口气，摸摸肚子，就不做声了。“拐子”枕着石块，仰面躺在地上。“想得开”惋惜地看他一眼，叹了口气。

“又发愁啦？是不是？哎，你啊，我的伙计！你为什么老是发愁呀？你这是得了一种病……心里痛……是不是？我和你相处已经七年了……和你手挽手地游荡，可总也弄不明白你愁的是什么！真的！”

“拐子”漫不经心地从牙缝啐了一口，然后把双手枕到头下，整个身子活象一把长剪刀。

“咱们的生活，看来，又自由，又轻松。咱们不用什么东西拘束自己。想要什么，一、二、三！马上就到手！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总之，一切都……谢尼亚？对不对？”

“你心软，你的脑袋倒象一根干木棍——不打弯！”“拐子”叹口气说。

“这是实话？真的，是实话！论头脑，我是个硬汉子。可是……你这是想说什么？”“想得开”稍微向朋友弯了一下身子，望了他一眼。

“随便说说，”“拐子”简短地回答了一句。

两人都沉默起来。在这个地段，因古尔河狭窄而又急湍，水流轻轻地冲击着多石的河岸，在河对岸的芦苇丛后面，微黄色的草原散发着灼热的暑气。靠近水边的芦苇被河水冲得摇摇晃晃，芦苇秆的磨擦声，好象是在忧伤地窃窃私语。在不远的地方野鸭嘎嘎叫着，鹬鸟也一个劲地叫个不停，好象在有意撩逗什么

人似的。

“我在图尔村遇到了米季卡·西特尼科夫……”“拐子”望着天空，心事重重地说。“他父亲死了。全部家业和金钱都归米季卡所有了……你看看。你认识米季卡吗？他是个什么人？是个坏蛋，肮脏的癞蛤蟆。是个傻瓜，懒汉，蠢货。现在却成了乡里头号人物……有成千上万的钱。你说说看，他凭什么得到这成千上万的钱？难道他有什么本事，还是怎么的？不过是个大坏蛋。可是你瞧，他手指都没动一动，就有了一切。难道这是他的！不，是他父亲的。他父亲挣下的。他米季卡同这有什么相干？你看，这是什么世道！有的人劳碌一辈子，到头来一无所有，有的人百事不干，可是得到的比谁都多……”

“东一句……西一句……我听不懂，比如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想得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伙伴说。“你是不是想到他家去做客？是吗？真的！早就该去了！……”

“我什么也不想做……我是看这世道不公平才说的……不该让米季卡发财，还有……”

“怪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嘛……亲骨肉！”“想得开”笑了起来。“要是不给米季卡，斯捷潘把钱放到哪儿去呢？”

“哪儿？有的是地方！”

“是啊……”“想得开”说。“当然啦……可是无论对谁来说总是自己的孩子最亲……你要记住这一点！”

“拐子”没有搭话。

“这同咱们有什么相干？”他静默了一会又说起来。“管它呢！”他啐了口吐沫，耸耸肩膀。“其实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个残废人，干不了这种庄稼活。我也看不惯庄稼汉。庄稼汉是什么人？贪婪、胆小，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就象癞蛤蟆蹲在泥塘里。

庄稼汉一点意思也没有。玻璃瓶放在太阳下面，还会闪闪放光……可这些鬼东西有什么用？一堆臭破烂……。就连他们也谈起上帝来啦……滚开吧！说啊，说啊，可是自己却连一丁点儿都不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庄稼汉无论怎么不好，他还是想要骑在咱们兄弟的身上……。就连他同咱们说的话都是那样……神气……连嘲带讽的。他们说，你穷得光身赤脚，可是我爷爷那时候还有过一大车粪，一连让风吹了三年都没有刮净！这些私有者！……你可不要从他的田地里走，因为泥土沾到鞋底上，你就都带走了，在地上只留下一个深坑……。这种人活着做什么！灾难！就说我吧，我不想把自己绑到什么东西上，不想往什么枷锁里钻。也许我不该这样做。就是这些想法痛苦地折磨着我。要是能把这些想法抛开就好啦……。烧掉它，比方说吧，药死它……。要不然，它就会象铁锈腐蚀铁那样啃着我、啃着我，心里乱糟糟的。打个比方，就象是一团雾。心里尽是山岗和坑洼。”

“谢尼亚，你弄个女一女人吧，这可是件使人欢心的事！……真的！她会让你象火一样烧起来！把你的全部苦闷都烧成灰。真的！”

“弄个女一女人？”“拐子”摹仿伙伴的腔调说。“亏你说得出。就这样在心头已经压了块石头，你还要再给它加上一块！……你这个怪物！”

“哎，伙计！为什么是石块？你找一个温柔得象羽毛那样的娘儿们……”“想得开”美滋滋地微笑着出主意说，同时香甜地咂着嘴唇，似乎是在玩味某些回忆。“我跟你说，谢尼亚，有一次我有一个……”他正要說下去，可是“拐子”不听他的，自己说了起来。

“在察里津的时候，我同一个哥萨克女人有过一段瓜葛。她

是个健壮、温顺的女人，脸蛋儿红红的。……名叫卡季卡。我往她那里跑的时候，常常是全身都打颤，怯着看到她。在尽情地吻过以后，就感到恶心。看见她躺在那儿，酣睡着，胖胖的，张着嘴，打着呼……。我心里想：她身上有什么？一只母羊！……心里就讨厌……。呸！”

“原来你是这么个人！……”“想得开”一面思索着，一面拉长声调说，“看来，对这种事你还不大在行。可是我……”

“全是胡说八道！”“拐子”忽然凶狠地说，挥了一下手，就背对着“想得开”，翻过身去，再也不说话了。

“想得开”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去纠缠他是自讨没趣，但同时他又不喜欢看到“拐子”那样愁眉苦脸，因为他本能地感到，在这种心情下就会使“拐子”远远地离开他，他们两个人就说不到一块。所以他稍稍想了一会，豁然开朗，两手一拍，喊道：

“有这么回事！谢尼亚？！”

“怎么啦？”“拐子”问了一声，连身子也没有转。

“哎，真该死！我怎么能把这件事忘了呢？”

“什么事？”

“你要知道，亲爱的，小傻瓜，基里连科的马就在这里！真的！”

“你再多编点！”“拐子”轻蔑地啐了一口。

“要是说谎，让我开肠破肚，让我烂掉手！”“想得开”发誓说。

“说不定人家早把马运过多瑙河那边去了！”“拐子”低声说。

“嘿，一匹多好的马！我跟踪它好多次了！……都没机会下手！”

“真的，确实在这里！——人家把马毛染成了棕色，昨天晚上还牵到村里酒铺掌柜拉夫鲁什卡那儿去过。好象是萨什卡·博勃林采夫斯基牵去的。我正在路旁的梨树下面躺着——喝醉

了——一看：有人牵来了一匹马……。什么样的马？谁家的？火红马。马的体型我认得，可是毛色不同了……。后来，真没想到，我竟睡着了，一睡就睡到了现在。我不管醉成什么样子，也会看看它的腹股沟，毛色兴许是磨褪了，成了银灰色的，看来……”

“你醉醺醺的觉得是这样的……”“拐子”带着怀疑的口气说。

“朋友！你说说，在这一带，谁家的马咱们不清楚？全知道，可是这匹马不是本地的……是基里连科的马，要不是他的，我立刻就死在这里！”“想得开”斩钉截铁地说，越说越激动。

“那好，你打算怎样？”“拐子”沉默了一会，然后问道。

“这样的马得牵走！”“想得开”满有把握地下了决心。

“好，那咱们就去牵！”

“得在今天夜里下手……”

“今晚也许有月光……”

“也许没有……靠咱们的运气吧。顺手把拉夫鲁什卡的两匹也牵上。我现在就想好了处置比秋格马的地方——伊萨伊卡要它，至于那匹巴什基尔卡马，就赶到哥萨克人那里去。行吗？怎么样，谢尼亚？！”

“就这样……现在就动手我都……”

“想得开”笑起来：

“这不就把你的愁闷打消了……哎！原来是这样！……拉夫鲁什卡会怎样呢？怎样？他马上就要暴跳起来！这个鬼东西！”

“拉夫鲁什卡这个吸血鬼……早就该碰碰他了。我恨透了他……”

“难道他有什么事对不起你吗？”

“没有，没什么。他不合我的心意。我一看见柜台后面他那颗光秃秃的脑袋，就想用棍子狠敲他的秃顶。或者浇上煤焦油，再点火烧。哈——哈！这该有多好！他准会象肥蜘蛛那样乱跳乱扳！……”

“你真想得出来！我对他没有什么说的……我喜欢拉夫鲁什卡，他是个很和气、真诚的人。人还可以……。许多人比他更坏……”

“那你就该去牵那些人的马。可你倒要牵真诚的人的马……”

“可是，伙计，那些人连一根马毛都没有，不然我就……可是拉夫鲁什卡有马呀。扎哈尔琴科不是也……他有一匹很不错的乌黑马……”

“喂，不许动扎哈尔琴科，他是个好人……他的米什卡是个废物，可是他自己……”

“老扎哈尔琴科好么？这也是你说的话！说实在的！全村人都恨他，你倒说他好！这个老鬼，村里所有的人他都想咬一口，他和所有的人都吵遍了……村公所办事不如他吗？……他凭什么要对村公所指手划脚？”

“闭上你的嘴！你懂什么！……”“拐子”不信任地说。

“谢苗^①，真没法理解你。你为什么总要冒险？哪个人与众不同，你就觉得那个人好。你把什么都翻了一个个儿！应该说，就是因为这个，苦闷压倒了你，真的！……”

两个朋友都不做声了。天气炎热。芦苇依然发出簌簌的响

① 谢苗，是“拐子”的本名，谢尼亚是谢苗的爱称。

声……”“拐子”又躺成一把剪刀的形状。“想得开”和他并排躺下，磨蹭了一阵，搔痒，打呵欠，然后睡着了。

二

酒馆掌柜拉夫鲁什卡的庄子座落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谷边缘上，背后是山谷，前面是草原。白柳象一个圆环把庄子围在中间，从这些树外面可以看见井上两根吊水杆直冲天空，凄凉、单调的草原从这些有人烟标志的地方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不深的蜿蜒曲折的沟谷象起伏的波涛一般撒在草原上，使草原显得无边无际，宛如一片宁静的冻结了的汪洋大海。所有这一切——庄子里的房屋、白柳树、吊水杆——在夜色笼罩的草原上，好象完全是多余的，而且破坏了寂静、黑暗的辽阔草原和草原上浓云密布的天空之间的广阔天地的和谐。如果把这幅画面用声音表现出来，那就是一种无休止的逐渐减弱的最弱音，它时而被密集而强烈的八度音所打断。

“拐子”和“想得开”躺在谷底一个深坑里。坑底生长着茂密的蓬蒿，即使站在坑边上往坑底看，也看不见这两个人。

“哎呀，上帝！说真的，我真想抽口烟！”“想得开”轻声说。

“还想干什么……”“拐子”一本正经地答道。

“你可别生气……我看不会成功的……谢尼亚，你说说为什么总是想干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因为愚蠢……因为贪心……”

“也许真的是这样！怎么样，咱们该动手了吧？”

“走吧！……”

他们从坑里站了起来。他们的下巴刚刚够到沟沿。什么也

看不见，四周寂静得可怕。这时“想得开”弯下腰去，两手支在自己的膝盖上，“拐子”踩在他背上敏捷地从坑里跳上来，然后趴在地上把朋友拉出来。

“看来，人们都睡得很踏实。大概是过礼拜喝多了……”“想得开”悄悄地说着，跟在朋友的后面，沿着山沟的斜坡往上爬。“咱们怎么干法——拔门栓，还是撬锁？”

“到那儿再看……。你最好别老是唠唠叨叨……”

他们两人弯着腰，一边向四周张望，一边象两只大蛤蟆在地上向前移动着。这样穿过了菜地，在一面石头墙前停了下来，墙前有个大粪堆。

“就是这儿！”“想得开”低声说。

“遇到狗怎么办？”“拐子”问。

“有两只……不久前，我把它们弄死了。……还有只大狗不在这——跟牧人走了……喂，走吧，怎么样？”

“走……”

他们拐过墙角。“想得开”从大衣下面抽出一根短粗的铁棍，“拐子”拿出来一个类似大凿子的家伙。

“喏，门在这儿……。鬼东西，真结实！喂！——……原来是这样……没上锁！真的！谢尼亚，咱们真走运！……”

“闭嘴，鬼东西！……说不定有人睡在里面……”

“那不就……哎，我这嘴又……”

“拐子”把门推开一条缝，侧耳倾听……。在马的嘶声中，还夹杂着一种什么声音，盗马人灵敏的听觉很快就分辨出来，这是人的嘶声……似乎是两个人。他悄悄地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想得开”。“想得开”深深吸了口气，一边向四周张望，一边不住地摸自己的胡子。在马厩对面大约二十俄丈的地方有一座“工作

房”，在左边，差不多同样远的地方是禾捆干燥棚，再往前是一长排低矮的羊圈。寂静无声。……突然，马大声嘶鸣起来。“拐子”打了个冷战，向门口奔去。“想得开”把他猛力向后一拉，惊恐地盯住他的脸。

“谢尼亚，你怎么啦，怎么啦！你这不是在送死……”

“基里连科的马……没错！是它！……我听出来了，就是它！……”

“拐子”兴奋得象火焰一样燃烧起来，全身都在颤抖。他恶狠狠地呲着牙，向门口弯下身子，面带得意的笑容倾听睡觉人的鼾声和马的喷鼻声，然后，从肩上甩掉长袍，卷起衬衣的袖子，手上的铁棍不住地晃动着。

“谢尼亚，伙计，你往哪儿去？算了吧！你知道，里面有人啊！……真的！”“想得开”低声说，同时，不住地从这里扯他一下，从那里拉他一把。

“放手！非牵不行！……”“拐子”小声说。他轻轻地拉开门，但门只开了四分之一。原来，挂在什么东西上的一条皮带从里面拴住了门环。

“给我刀子！”他轻声说。

“给你！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可要走了！这不是送死吗……”

“走你的！”“拐子”挥了挥手，一刀割断了皮带。门大敞开了。“想得开”象一粒豆子滚到了一边。他的同伙直挺挺地站在马厩的门槛上，一只手握着刀子，另一只手拿着铁棍，用鼻子和嘴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饱含着马粪蒸发出的热气和马汗味、发霉的皮革和煤焦油味……。他等了一会。几匹马在不安地打响鼻、踏步。人的鼾声也没有停止。盗马人这时勇敢地挺

着胸走进了马厩。马越发不安地打起响鼻，踏起步来。“拐子”又停了下来，他全身都在颤抖，缩做了一团。离他三步远的地方，从黑暗中隐隐约约现出一个黑糊糊的马屁股，接着又看到了马的两只大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马也在倾听着，定睛地看着……

“哥萨克！……哥萨钦卡^①！……”“拐子”悄悄地说，把左手向前伸去。

马温和地、轻轻地嘶鸣了一声……“拐子”吓得打了一个冷战，紧接着向前一冲，到了马槽前边。一刹那间，他就割断了马缰绳，抱住马头，把嘴紧贴到马脸上。在他牵马向门口走去的时候，马驯服地用粗糙的、热呼呼的舌头舐着他的脸。“想得开”站在门口，象一只跃跃欲试的猫一样蹒跚着身子。他闻了闻，用鼻子大声地吸着空气。

“我也不怕！”他迎着喜形于色的伙伴低声说。“酒味真大！等一等，我也去牵……你把这匹马拴上，给我帮帮忙……。怎么样？一匹好马吧！……我说的对不对？……”

“噗噜——噗噜！”“拐子”对着马耳朵亲热地轻声说，把缰绳拴到门柄上，抚摸着正斜视着他的那匹马的脖子。

“一个庄稼汉同一个娘儿们睡在一起，都喝醉了！……”“想得开”从马厩里小声说。“我找到煤焦油桶啦……我来用煤焦油浇他们这两个魔鬼！真的，倒在他们身上！”

两分钟后，马厩门口站着三匹马，两个伙伴围着它们忙活着。“拐子”给哥萨克戴上嚼环，在它耳边小声说些温柔的话，又吹吹它的鼻孔。“想得开”把自己的外衣扔到毛茸茸的巴什基尔

^① 哥萨克，这里是马名。哥萨钦是哥萨克马的爱称。